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宜

繪圖監生臣董椿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四十八

內夷各土官總敘

明 章潢 撰

帝王制馭外國如畜猛獸其所以不弛禁圍箠撻
不防者不過馴擾其性使聽吾畜牧不敢肆其搏噬
之害已爾雖久之馴伏依人不取縱肆而防禦終不
可弛也苟縱其奔突之性至跳梁搏噬不可近始歸

咎猛獸而殺之亦晚矣歷觀徃古唐虞三代之盛漢
唐之強而邊塞警備則代有之其不至為中國大患
者皆馭得其道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方是也我
朝提封萬里遠方莫敢不來享來王矣所當嚴其限
而慎其防者豈獨嘉靖時南之倭已哉西起巴蜀群
牂東抵襄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
北粵三江層巒疊嶺真有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
者其間苗獠蠻獠各盤據深箐險峒已非一世

然卒聽吾之約束者禁圍羈勒在我故也何也貪戀
富貴有生類然彼世以土官雄據一方惟恐失其所
固有耳伏覩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
元官授之稍與約束定糧徭差發其土官名號曰宣
慰司十一宣撫司九招討司一安撫司二十長官司
一百七十三初皆隸吏部驗封後因掌土兵者改隸
兵部襲替則關武選凡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得
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及

方物請命最謹正所謂以夷治夷彼固得倚朝廷官爵以制其黨與朝廷亦得因爵賞以制土官誠得馴擾之道也迨天順八年三月上兩宮徽號詔許土官繳呈勘奏即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墮廢嘉靖九年始曲為條例稍復祖宗之舊令該府州縣正二幕屬巡檢驛傳三百六十隸驗

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
隸驗封者皆領於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於都指揮
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
來鎮巡部院諸司建白日煩紛更已甚矣故夷情叛
服靡常多有不就約束者可盡委罪邊夷哉蓋獷悍
桀驁彼之性也世相讐殺猜忌輕生烙蹠善奔忍饑
行鬪其習也耽戀巢穴不敢遠離假重爵命威制服
屬其勢也知其性與習則不可喜功生事輒開邊釁

知其勢則彼或出沒剽掠誘我逋逃擅我疆場而我
之防禦征勦格撫亦易為力終非患倭比也雖然亦
不可視為疥癬之疾無與於腹心也即如麓川本百
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功名遂督兵五
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思任發卒不可得徒
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膺陞賞者殆萬
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敝不可勝言矣若
夫南贛麻陽隴水羅傍叢爾小醜又皆在腹內一或

馭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威未加乎醜類
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司邊籌者內夷尤宜
慎之

四川土官

四川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三長官
司十二都司領宣撫司招討司一安撫司四長官司
十二行都司領長官司五

播州宣慰永寧龍州為二宣撫草塘黃平黎州為三

安撫泥溪平夷蠻夷木川播州餘慶白泥容山真州
重安九姓平茶峒為十二長官其都司領者石砭酉
陽為二宣撫天全六番招討八郎阿角寨麻匝兒芒
兒者為四安撫司木頭靖州岳希蓬石耶峒邑梅峒
占藏先結簇蠟匝簇白馬路簇山峒簇阿旨峒北定
簇麥匝簇者多簇牟力結簇班班簇祈命簇勒都簇
包藏簇阿昔簇思囊兒簇阿用簇潘幹寨疊奚鬱即
為二十四長

右隸兵部武選

四川土官二十五烏撒芒部烏蒙東川知府四人同
知一人龍州判官一人龍州宣府知事一人馬湖把
事一人信寧侮泥溪麻刺村昭平堡寒永寧戎明月
三盆巡檢八人溪龍阿用祿馬蠻夷白水大平瀘沽
驛丞七人改流知府一人馬湖

右隸吏
部驗封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蹻泝沅水出且蘭
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

之即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光武嘉之並加褒
賞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興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
即其地置播郎牂夷珍漆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
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其首領楊鑑率其屬
來朝封為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
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占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

定西南夷以笮都為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
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漢民晉時為李雄所
據至後周改為黎州隋唐改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漢源郡後復為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
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
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竇地甸漢屬牂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占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國朝
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統據之元置芒部路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為九姓其地秦為蜀漢為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其地周為羌氏在隋為平武龍門山高水峻四塞之地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地

松潘圖敘

我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之一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於外材官

控禦於中聖模神武淵乎盛矣嗣後五寨塞而威茂
分三溪叛而安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
聯屬而成身乎此所以有白草之變而塵執事之憂
也愚嘗讀申孝友會要而有感於松潘之事其言曰
西南諸番雖衆且微然而勢合則強力分則弱必離
其黨使不得親分其勢使不得不弱斯可也由此觀
之則我當合而彼當分亦明矣胡今之不然也故松
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之

駐小右參將一
駐茂州協贊遊擊將軍二

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死實則合也豈不尤為可異哉

松潘建置

欽差巡撫四川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邊務都御史

一駐四川

欽差整飭松潘威茂安綿等處兵備按察司三

一駐松潘

一駐威茂
一駐綿州

欽差分守松潘等處副總兵一

駐松潘

協守左叅將一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
七十畝有零主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布政
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零原
額鹽課銀七萬八十四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各兵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

安綿壩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

屬所

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

石有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駝地漢時自笮以北君長以十數冉駝
為大武帝開以為汶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
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唐貞觀時發蜀十二州
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
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
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為吐蕃攻拔之宋初茂
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

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等處克之即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松茂有衛疊灌有所采衛誠錯布矣大都紂袴之胄不識韜鈴尺籍之夫不諳紀律恃此以禦戎譬之驅羣羊搏猛獸不格明矣今非欲悉更置之而戰陳之法不可不訓也私門之役不可不禁也賞罰之令不可不明也逋亡之籍不可不稽也格鬪之器不可不

利也夫將不知兵與無將同兵不習戰與無兵同誠
脩此五者而不足以備邊吾不信矣堡關之設自茂
北抵松十有七自茂南抵威十有五金鼓聞烟火接
亭障誠相望矣吾聞夷恃剽健恣睢輕漢兵誅求無
厭戍卒下堡必擊牛酒邀諸番歆血盟誓乃不犯每
一舉火輒蟻聚而食之我卒寧枵腹不敢爭是吾之
設堡適以資寇也何賴焉盍亦相地形擇要害而併
置之乎夫關堡併則兵力聚兵力聚則夷不敢侮是

所當講也諸堡之卒歲於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
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
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恟疑虛喝習為上計不聞有
刻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
而望代是奚足多也曷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籍土
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
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
弱可也夫堡無冗兵則食無浪費亦一利也松茂地

鮮五穀官軍待哺於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萬斛
峙積邊庾食至裕也今常額雖存寧無逋負之民乎
法禁雖嚴寧無乾沒之吏乎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
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
城李唐故地也在戎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
吐蕃計取之曰無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
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於牛僧孺城竟棄議
者有曰新興之盟而遽納其叛語利則維州小而信

大語害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司馬之說也有曰維州本唐故地取我故地以刷前日之耻正以大義謀國者此胡寅之說也是非迄無定論以今日觀之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不易取其取也不易守必欲復之要在蓄銳養威相機審勢使我有萬全之策一鼓而擒耳而輕動以啟釁非計之得也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運如

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即使無之不
過太山虧一簣土耳何足惜哉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為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
則威灌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
而不安矣此謀國者所以重之也錢糧則額派全省
正軍之外益以戍守不為無見比年以來軍伍缺而
不補錢糧日事剋削一切因仍苟且之政多而補偏

救弊之術少昔人有云毋曰無害其禍將大竊有隱憂焉

南路番種固多作惡為地方患然最稱桀驁者無如人荒沒舌丟骨三寨也其次則別拓一寨焉查得三寨真番不多漢居其半大約不過五百人以五百人終年為害而莫之一處養兵之謂何夫不一懲創則不知畏懼故謬為之說曰三寨一除則餘寨可傳檄而定也松潘邊境地方非戰則守戰不可常恃而守

則可以永固操縱之權在我而已南路十五關堡前
隔大河後阻重山大小番姓前後夾居其中羊腸一
線之路乃為中國所有之地如鐵爐溝走石坡鴛鴦
橋石花鞋奩子灣木驢溝掃水岩凝水溝乾溝子三
哨嘴楊廣墩砲腦溝老虎石翟貴哨石窩墩關門石
陡溝子大小橫梁溝沙灣龍溝秦王箭鏹刀灣掃水
岩凉水井黃沙壩索橋頭五哨溝乾溝黃土坎野猫
壩石門坎亂石窖石蛇兒狃子嘴龍打溝洞子溝沙

灣麻答嘴等處東路有天花石三岔溝乾溝子琵琶
頂谷驢兒溝高哨子黃土坎亂石窰旋風岩險頭哨
高子哨出龍溝母猪洞落魂橋月兒岩山葱溝高哨
子大灣老虎石松坪子擦耳岩闢老岩吊岩子掃子
岩龍黎兒溝高橋鷄公嶺大沙灣臘菜坪等處北路
有寡石岩虹橋閔絕塞墩鐵門墩銅柱墩八呷口林
燦口恰乍口惡柘口寒盼口了裕口麻盼口唐弄敵
貢壩栢木橋東勝墩等處俱為番虜出沒路口來則

逼近官道肆行劫掠去則隔河阻山難以追捕最為
要害之處不可不為之防者先年何總兵自威茂以
達松潘小河三舍漳臘一帶地方官道兩傍脩築邊
牆防護行堵番夷至今稱便但年久歲湮率多倒塌
有行經數里而基土盡頽者有曾經補砌而底薄難
恃者以故番夷往來出沒如履無人之境亦可憂也
東北二路稱為稍緩而南路一帶尤為緊要欲為國
家萬年之計其在南路必於後山自雄溪西寧以達

蒲江北定直抵鎮平界限倚就山勢築城一道城上多設敵樓而兩頭盡處鎖以重關以遏山後之諸番又于沿河復何總兵所築邊牆聯絡墩臺以遏革河之諸番縱百蠻有羽翼亦難飛渡如是而輪班戍軍可以盡革糧之所省歲不知幾千萬兩周遭田土可以屯種地之所產歲不知幾千萬石久安萬全之策莫有踰於此者但山後城工非大舉動壓以重兵且戰且守勢不可也且三寨底平而同溝諸寨撫處已

定或可保數十年之安姑待將來次第舉行之耳審時度力則沿河官道墻工似今日之所當為亦今日之所得為者誠不可不為之脩復也但邊墻可以近守不可以遠瞭又看得敵臺之設尤于遠瞭為便欲脩邊墻必增敵臺兼舉之乃萬全也

松潘一鎮五穀不生戶無百金之產家無石粟之餘誠為絕塞窮邊而軍民百萬生命所賴為養者皆懸于東南兩路之糧運也但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

取易窮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
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困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
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
無論齊民即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衣不蔽
體食不充腸故有身死未寒其妻下嫁於部卒有子
備員竊祿母餬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至閉門忍
饑而死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死不
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

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所以為糧戶節省之計意誠善矣但所存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非中道也今照布政司買運松潘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主客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名客官軍四千八百十一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實為

利便如指揮使月俸七石支實米三石

云

云大約年

該支實米三萬五千八百五十五石四斗尚剩米一

萬八千八百三十六石三斗八升可供別項支用裒

多益寡酌盈濟虛糧不加運即原額之中而通融之

自裕人無多給即本分之內而均平之自充況各軍

月有實米可備饗殮又有折色可供使費稍加樽節

可以無饑即有不敷湊買不多不至枵腹待哺其利

一也又每月放米家給人足其家稍充者可以出糶

不給者亦可那移市價自平困戶不得坐索以增價
其利二也又松地苦寒稱貸為難徃徃山陝富商携
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
斗者有之窮軍細民甘心充支無如之何若每月給
米不至稱貸之難商人不得勒取重息其利三也有
此三利而糧又不加增公私兩便誠善之善者也

四川行都司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日建昌衛建昌前衛寧番衛越

舊衛鹽井衛會川衛屬所七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
里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米一
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石有
零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邛
都國地漢武帝置越雋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
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獫狁郡後周置嚴州隋改西寧州

後唐為雋州治越雋縣大業初改為雋郡唐初復改
雋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雋郡至德初沒於吐蕃貞
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為蒙詔所據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
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
隸雲南行省本朝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隸四
川都司改建昌路為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
昌衛為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勝東

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
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籬
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甚畏弩末之毒嘗觀元
遣譚澄同知宣慰司事至其境議之曰皇元一視同
仁特置大帥安輯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求於汝也
夷人大悅即此可以得夷情亦以識治夷之道矣孰
謂夷終不可以誨懷服哉

議制馭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面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國其西北則為疊茂為松番與氏羌為界有大姓小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為吐蕃憑陵已甚是李贊皇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為沉黎越巂建昌諸衛連亘獠蠻之外諸種盤據磨屯烏散靡有定在昔為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而卒以攻心為策者也我太祖聖武布昭鞭撻四垂西南夷交臂內附稽首獻琛願比編氓猗歟盛矣然

彼性頑悍好利樂災少有間隙信然而起邇年松州諸寨既已鋤其兇渠破其碉穴羣氏請命矣建昌餘孽既嘗俘其首虜燬其保聚計所殺獲亦畧相當矣論者乃謂諸寨大創之後可圖數十年之安而餘孽未殄宜大伸一怒之威皆一時之策也然番戎無親視我虛實我實則服我虛則叛裔夷小醜憑緣箐薄我往則散我歸則合處之固異術焉則冉駹之捷不可遂忘桑土之徹而猓獯之疥不必遽鳴伊吾之劍

矣常勝在我制勝有經酌而施之可也

建昌建置

欽差整飾建昌等處兼分巡地方僉事一

駐建昌

欽差督理糧儲叅議一

駐雅州

守備二

四川夷

四川山包劔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束是為天阻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蕃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為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瀘叙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蕃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為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大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瀆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啟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慙慙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與戚戚與仲主為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

為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
曰為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
慙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諸立
官分治則事為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
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
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
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
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

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友功且
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馘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
為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
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苗賈果等
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
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脩怨於淵淵屢謀
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叅政
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徃過播州詣

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
學宮觀之愛復携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粦然諫
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等威而款下屬竊為明
公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啖友
誣愛通苗越境為亂報知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
通義賂上下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於義
偽以人徃義信之告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
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

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
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
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
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妖言
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
官竄保寧無何友黨篡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
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
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

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
四川如故然其讐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鸞醢參商播
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
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徇情
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
輾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
諸夷哉

雲南夷土官

雲南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部
司領安撫司三長官司三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
東里八百大甸為七宣慰南甸于崖隴川為三宣撫
十二關納樓茶甸教化三部王弄山虧容甸處溪甸
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刺次河革甸香
羅瓦魯之因遠羅必甸馬龍他即甸者樂甸紐兀芒
市為二十長官其都司領者安撫三路江鎮遠楊塘

長官三茶出鳳坡施甸

右隸兵部武選

雲南一百五十一武定麗江景東沅江順寧永寧鎮沅蒙化孟良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蘭州彎甸寧州富州北勝大侯雲龍浪葉部鄧州安寧威遠霑益羅雄鎮康陸涼知州十七人臨西嶠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知縣六人廣南姚安府同知鶴慶府知事一人千厓宣府經歷一人巨津師宗浪蕓通安北勝領南姚州順州同知八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

雲南楚雄亦佐易門定邊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
廣通嶠峨定遠楚雄主簿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
井順盪鹽井副使二人連為古刺騰衝樣備觀音山
莎橋德勝關泔西在城打牛坪晉寧易龍驛丞十二
人金齒水眼鄧川州寧蕃順寧尋甸禾摩村東山口
浪滄江師井打牛坪盪井金沙江十二關備溪江青
索翼納更山蒲陀崇鎮南箭捍場關索嶺鐵爐青水
江黑鹽井西金沙江赤水鵬定西嶺龍街關蔓神寨

徐白水關南平關黑鹽井阿雄村戛賴元江禾摩村
安南坡祿媵煉象關楚雄縣松詔鋪觀音山鳳羽鄉
東金沙江回登關湯池英武關巡檢二十五人改流
二十五知府鶴慶尋甸廣西知州四人馬龍彌勒維
摩阿維知州二人路南蒙自府同知一人楚雄府照
磨一人麗江典史一人浪穹鹽井副使一人彌勒沙
驛丞五人永平孟哈潞江羅卜恩庄雲南巡檢十二
人宣化關甸頭樣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

關彌沙井雲龍甸煉象關楚場

右隸吏部驗封

八百館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崇烏魯默色帥軍征之至成宗責其叛寇車里遣額森布哈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省各給馬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喇哈遜曰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

主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
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喇哈遜曰深徼名首蒙喪師辱
國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酋特遠叛服不常至
元統初賽音迪延齊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我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刁攬那來貢方物始立八
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
勘合與緬甸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木邦
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性頗

緩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為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
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為禮
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附老
撾車里孟良于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為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其民

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
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
曰招花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蠻名徹里又有倭泥貉獐蒲刺
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烏蘭濟達
率兵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
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凍當孟弄二州本朝洪武

十七年酋長刀光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
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額
上刺一旗為號境內猛永山杉木江

孟艮

孟艮府蠻名孟措古不通中國我朝永樂四年始來
歸附置孟艮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至
孟理其土俗與木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
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
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朝
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命
西平侯沐英遣使徃諭之始從化來王其所部猛密
有寶井為木邦利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猶華言
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搽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

撲死其孫罕它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
邦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
不關木邦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
忌畧地自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
䟽猛密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
興五者逋猛密因為曩罕弄計遣人賫金寶賂政府
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徃
撫之宗至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迓宗

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
乃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
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
以所侵木邦地畀之為設安撫司以歪子孫世其職
木邦人詣宗訴辯宗輒咎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
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
罕窆奔猛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
提兵衛罕窆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

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
並立為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
邦有南甸有干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璉有
孟羅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艮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
有大候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者樂甸其民多百
夷不通漢字俱屬本館譯審附列于后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

遠路軍民總管府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
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獷野小有隙即搆
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
緬甸購捕斬之語在緬甸考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
母球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太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
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
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以
符牌號召諸夷畧取旁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叅政

毛科檄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為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廵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為鄰惡誑誤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仍乞以一字為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孟定

孟定府舊名景麻元至元二十六年立孟定路軍民

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

南甸

南甸宣慰司舊名南宋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
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本朝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
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陞宣撫司其俗結姻
用穀茶內有丙弄蠻干溫泉沙木籠南牙諸山小梁
諸乃二河大盈江黃連坡關小龍山關

干崖

干崖宣撫司其地舊名干賴賤曰渠瀾賤白夷居之
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
甸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鎮西府後為干崖長官司
正統間陞宣撫司境內有雲冕雲籠白蓮刺朋諸山
雲冕安樂止西三河其土產四時皆蠶取其絲染五
色為土錦

隴川

隴川宣撫司舊為麓川地皆白夷所居元至正中置

麓川路本朝洪武十七年內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
正統三年其土酋思仁叛發官兵討平之革除其司
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俗與南甸同

威遠

威遠州郡唐南詔銀生府之地舊為濮落雜蠻所居
大理時為白夷所有元至元中始置威遠州本朝因
之編戶四里境內有蒙樂山南堆谷寶江

灣甸

灣甸州蠻名細賧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本朝洪武十七年置灣州編戶五里

鎮康

鎮康州蠻名石賧本黑契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改為州編戶六里其人形惡體黑以青白布為衣跣足行荆棘中如飛

大侯

大侯州蠻名孟祐白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隸麓川
路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後改為州編
戶四里俗與灣甸順寧同境內有昔彌蠻刺蠻彌阿
輪諸山孟祐孟賴二河

芒市

芒市長官司其地舊曰怒謀曰大枯賤曰小枯賤即
唐史所謂芒施蠻也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
芒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本朝洪武十五年置芒

施府正統九年改芒市長官司

景東

景東府古柘南也唐時南詔蒙氏為銀生府之地舊為濮落雜蠻所居後為金齒白蠻侵奪迄宋大理段氏莫能復元中統初始討平之以其所部隸威楚萬戶至元中置開南州隸威楚路本朝洪武改為景東府編戶八里其民多百夷不通漢書田皆種林境內有景董秦鶴籠蒙樂諸山瀾滄江大河龍潭篔泉諸

水母瓜定景閑三關

鶴慶

鶴慶軍民府東漢為永昌郡西北境唐時為越析詔之地名鶴川及漾共川南詔於漾共置謀統郡元初內附置鶴川尋置二千戶仍稱謀統屬大理上萬戶至元中復為鶴州後陞鶴慶府改鶴慶路本朝洪武中改為府後改為軍民府編戶十三里領州二曰劍川曰順州其民蠢朴稍剛好鬪訟帶方天境內有峯

頂龍珠方丈金華劔和石竇公山烏舖諸山漾共江
劔川牛甸二湖溫泉諸水

者樂甸

者樂甸長官司本馬龍他即甸猛摩之地夷民者島
本朝洪武末分置長官司隸雲南布政司其民多百
蠻交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則婦日中則男
更代為市境內有者島蒙落二山景來河

緬甸館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
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烏蘭濟達屢
討平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
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因
其朝貢不缺始設本館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
賓王昏懦不振其下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衆麓川
併有孟養地遣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徃征之
政乘勝追思仁至上江以無援力戰死上遣使問晟

罪戾自知失律遂飲藥死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大監王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徃討之思仁敗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掠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卜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卜差酋莽刺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闕下朝廷用驥言錄緬甸功即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項之麓川夷擁思仁少子思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

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為界今
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戛里北
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
俗居有城郭屋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
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為險

滇夷記畧

滇載記逸史氏曰史稱西南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
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

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
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
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援抗凌疲我齊
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
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
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峯年運志
其書用變文義無衆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
者益盡此矣滇楚於三代為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

前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箐落而郡縣之
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
是孰並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

雲南夷總論伍段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屬王保保戊申開基尚阻聲教
王偉乘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
思祖張鶴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
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

鎮沅孟良景東最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
皆向背靡常調濟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
靖益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
復反覆况投宦非人刑法好貸湖南滇北將有梗隔
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
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
冊南詔為蠻王語謂王曰詔先是六詔莫能相統蒙

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
之徙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
為大理國王元憲宗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
西番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
年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
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
之種類也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

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
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
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
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
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
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
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
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

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
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
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
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煽惑引誘設為
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賫載以來使彼知中
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偃然僭竊睥

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縻畜之迨
乎我朝幅員混一變爨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第
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
跳虎嗽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
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
甸瀾滄聯洛永寧麗江曲靖迤北而東彈壓烏蠻四
境領要指掌可窺矣諸夷之魁則元江武定景麗江
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兵力稱雄向肯靡一蓋自麓

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踈諸羅跋
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闕
狀乖方莫可數矣至於滇南北上必假道貴州萬一
衝決何以越之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
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啟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按百夷之種麓川緬甸數為梗元江永昌之外設宣
慰者七以統百夷以沐氏遥轄亦以諸省惟雲南諸
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

曰梵人費人各有二種卽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
些門蒲人和泥蠻土僚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
沙人山後人哀勞人哦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
目瀾河尋丁蠻粟夢不可悉記

貴州夷土官

貴州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二
蠻夷長官司二十都司領長官司十一

貴州宣慰金筑安擇貴竹水東青山劄佐龍里白納

底寨養龍坑施溪黃道溪水德江蠻夷沿河祐溪偏
橋而阡苗民葛章葛商龍泉坪銅仁省溪提溪大萬
山平頭著可烏羅麻響木灰大華上馬橋大龍番程
番小程方番金石番韋番洪番盧番羅番盧山都勻
平川六峒邦水豐寧平定樂平募役頂營十二營康
佐寧谷寨西堡為五十二長官中曹乖西都坪峨異
溪都素朗溪鎮遠金容金達邛水十二峒潭溪八舟
洪洲伯里曹滴洞古洲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

化中林驗洞赤溪滿洞龍里為十二蠻夷長官其都
司領者新添小坪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樂平伐

平浪九名九姓獨山州為十二長官

右隸兵部武選

貴州土官一十五鎮遠府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

一人安順州同知一人普安州判官一人婺州縣丞

一人曹沙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覃韓偏刀水

巡檢六人司獄一人改流二知縣一人婺州巡檢一

人都儒五堡三坑

右隸吏部驗封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朱欽歸附仍其
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稍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
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時
稱馴順然壤時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
部南擾畢節酋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
兵每一梗阻滇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
可謂非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曰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即東爨烏
蠻白羅羅即西爨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
為姓一名羅鬼一名蠻人曰宋家曰蔡家者皆中國
之裔曰仲家曰龍家其種有四曰犵狁一曰犵獠其
種有五曰狔獍其種亦夥曰東西苗曰紫薑苗曰賣
爺苗曰阿和習尚各異力耕嗇用刻木為信好佩刀
劍勇於戰鬥

貴州夷考

安責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氍衫疊塞耳責榮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怏怏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特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謫龍場驛丞責榮

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
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
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
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
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
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
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典章而議
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

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
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違越故天
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
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
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
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
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盜寇以撫綏平良亦
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

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千進不
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
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
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
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
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
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
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

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 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諭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韃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

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

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
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屯飛鳥不能越猿獮不
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
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
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
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
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
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屯安氏

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屯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也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
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
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
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
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闕然督
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
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
嫂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其何祚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歉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貴州夷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

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
自巴蜀邛笮達牂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
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撫
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既我成祖復郡縣其地
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
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燧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
人性性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甃
甃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不失為任事

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筭真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敗事者視此何如也大抵夷性嚙怨而戀主負悍而喜怒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孚簡靜不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豈不先世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其姓也

大正四庫全書

圖書編

五

圖書編卷四十八